

1893 年

1

致彼·巴·马斯洛夫

(12 月下半月)

前天收到您的来信，昨天我就写信告诉您，论农民改革的几篇文章¹已给您寄去。请告诉我，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²是否在您那里？如果在您那里，望尽快把它寄给尼·叶·，并请他阅后立即寄还给我，因为我要用这篇文章。

非常遗憾，您在萨马拉没有碰上我^②。您是否打算到首都来过节？如果来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期待着您对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作出尽可能详细的分析和评论，因为我想您已经看到，文中阐述的论点，可以成为我作出一些比这篇文章中已提出的结论重要得多、意义深远得多的结论的依据。我国小生产者（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分化，在我看来是一个基本的和主要的事实，这一事实说明了我国的城市大资

我的地址您可以通过这里的律师公会打听到。

② 也未能在哪里同我的朋友们相识。

本主义，粉碎了农民经济结构特殊的神话（这同样是资产阶级的结构，所不同的只是它受到封建桎梏的束缚要严重得多），它也使人们看到 所谓的“工人”并不是一小部分处于特殊地位的人 而只是现在已经主要不是靠自己经营，而是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广大农民群众中的上层。我之所以对波斯特尼柯夫的书评价很高，正是因为这本书为精确地分析上述情况提供了材料，它在实际上证明关于我国“村社”农村的那些流行观念是荒谬的，表明我国的制度实质上与西欧并无区别。

我把这篇文章投给了《俄国思想》杂志³，但它不愿刊登。我在考虑，待稍加补充和改动后以小册子的形式出版，不知是否合适？

很希望知道您对这件事的看法，我想这完全可以用通信解决。

我对那几篇论改革的文章所提的意见，是从下述基本论点出发的：这次改革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改革的全部意义和作用在于，那些限制和束缚这种制度发展的桎梏被摧毁了。我们还可以就这一问题更详细地谈谈，也许能把我寄给作者的意见直接转给您 这样最为简便。

请尽快甚至立即回信，否则信到的时候，我可能已不在这里了。

从彼得堡发往萨马拉

载于 1940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33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1—2 页

1894 年

2

致彼·巴·马斯洛夫

1894 年 5 月 30 日

前天收到您的来信。我确实把我们之间的通信和书评的事几乎全都忘记了，不过就这篇书评所引起的问题和其他问题而恢复通信，我当然是很高兴的。

有一点使我感到奇怪，您为什么要“找”我呢？难道 H. M. A. 从圣彼得堡回到梯弗利斯后没有见到您，因而没有转告您（我曾托他转告）至少在冬天 我有一个固定地址 即 律师公会交助理律师恩·恩·收。

对于您的意见^①，我提出以下看法。首先，说到结论过于谨慎的问题 那么 应当注意到 这一缺点我完全同意，这确实是一个缺点 是由于我打算在自由派的杂志上发表这篇文章而产生的。我甚至天真地把它寄给了《俄国思想》杂志，在那里当然遭到了拒绝，直到我在《俄国思想》杂志第 2 期上读了“我们有名的”自由派庸人

见上一号文献。——编者注

瓦·沃·先生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以后，对这一点才完全清楚了。原来真要有一套把绝好的材料弄得面目全非和用连篇空话来掩饰全部事实的本领才行！

事实上，我根据这些材料得出了几个重大的结论。这就是，在我看来，这些材料证明了农民中经济关系的资产阶级性质。材料明显地揭示了这类“村社”农民中的对抗阶级，而且只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组织所特有的那样一些阶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完全适用于所有其余的俄国农民。另一个结论是，农民的大量粮食（大概不是一半以下，而是一半以上）现在已经进入市场，而这部分粮食的主要生产者是现代农村的上等户，即农民资产阶级。^①

其次，我认为波斯特尼柯夫所证明的一条关系到全俄国的规律十分重要，那就是上等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要高出一倍到一倍半。这个规律连同农户商业面积的划分（这一点对俄国的独特论者来说十分危险，所以我完全懂得瓦·沃·先生为什么小心翼翼地回避了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再说您的第二条意见——关于自然经济的标准问题。说实在的，在这方面我没有完全弄懂您的意思。

“标准”问题，依我看只有在下述含义上才有意义：重要的是弄清楚，一个农民（中等的）的农业经济应该有多大规模，才能满足他的全部需要（包括生产的需要和个人的需要），使他不必外出谋生。

所以，古尔维奇说未来的俄国将是一个农民资产阶级国家，这话白说了，因为现在就已如此。

1892年纽约出版的古尔维奇的《俄国农村的经济状况》是一本很好的书。

弄清楚这一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所有下等农户直接属于劳动力出卖者之列，而经营的规模可以相当准确地表明，这种收入来源的意义有多大。上等农户则直接属于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农户。

至于经济的“自然性”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最大的自然性始终表现在中等农户身上，但即使在他们那里，也绝对不可能没有相当部分的商品经济（货币形式的收支约占全部收支的 40% 左右）。下等户和上等户总是具有更大的商品性，因为前者出卖劳动力，后者则出售多余的粮食。

在评波斯特尼柯夫那本书的文章中，也就是按照上述观点对各种农户进行分析的。

您把“自然经济的标准”和“商品经济的标准”分开来谈了。如果我对您的意思理解得正确的话，那么，后一个标准也就是我所说的中等标准根据波斯特尼柯夫的资料，耕地面积为 17—18 俄亩¹，当然，在这个标准中划分并准确计算出实物部分和货币部分是重要的。至于什么叫作独立的“自然经济的标准”，我就不懂了，因为我国现代的农民经济，不论规模大小，都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经济。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待您作更详细的说明。

至于说那篇批判尼·康·米海洛夫斯基的文章，我也认为任何一个编辑部都是不会采用的，这与其说是由于书报检查的关系（传说在《俄国财富》杂志⁴掀起一场风波之后，书报检查机关要取缔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倒不如说是由于他们不同意您的看法，也不敢去触犯这位厚颜无耻而又狂妄自大的“大人物”。我在这方面

是有些经验的。而且我也并不认为在我们的刊物上有可能和有必要去回答他。如能收到您的回信，我将十分高兴。

我大概将在这里住到 6 月 12 日，也可能更久一些。离开这里时，我会把新地址告诉您的。如在 12 日以后来信，暂时可以寄交玛·格·霍·转，由她那里转比较近便。

从彼得堡发往萨马拉

载于 1940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33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3—5 页

3

致彼·巴·马斯洛夫

1894 年 5 月 31 日

您的第二封信刚收到，现在赶紧作复。如果您能抓紧，也许我还能在这里收到您的回信（6 月 12 日以前我肯定还在这里）。

您的建议在原则上我很赞成，但我没有读过您的文章，当然不可能评论其中细节。至于我自己的那篇文章，说实话，我并不认为象现在这个样子（单纯评弗·叶·波斯特尼柯夫的书）是值得出版的。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再进行细谈。

（至于出版费用，我想，一本篇幅不太大的书可能便宜得多。）

总之，看来这件事只好推延到秋天了，因为即使您能及时把文章寄来，离书的出版还远着呢。还需要通过通信详尽地讨论。面谈则更好。^②如果您有出版的资金（和愿望），也愿意写，如果我们的意见一致，那么，就可以并应当把事情办得……

从彼得堡发往萨马拉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6 页

4

致柳·费·米洛维多娃

（7月21日）

收到《住宅》^④就开始工作。问题在于您没有把这件事办完就扔下了。拿起“誊清”本一看，发现错误成堆（我深信，连图表也乱得一塌糊涂）。我们共同的熟人看了以后也反映这本东西搞得很糟。因此，尽管它使我极其厌烦，我还是不得不坐下来重作修改。结果誊清本变成了草稿。⁵

① 这个期限并不算长。

② 因为根据经验，信件往返实在太慢。

③ 手稿到此中断。——俄文版编者注

④ 恩格斯《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233—321 页）——编者注

能否给我寄一本恩格斯的附有 1894 年跋的……^①仍可以用这个办法寄来。^②大约在 8 月 15 日以前用原来的地址，这以后则用冬季的地址。^③

您在来信中没有把那些德国人同那个德国人^④完全区别开来。前者缺乏“理论兴趣”我可以理解（虽然感到痛心），但对后者难道也可以这样说吗？既然对问题提出了一定的看法，那就不能避而不作分析。的确，不久以前我曾经看到，有人甚至不能理解这是什么问题和问题的重要性在哪里，但我不愿相信，那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从下诺夫哥罗德发往瑞士

载于 1961 年《苏联历史》杂志
第 2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6—7 页

① 打字稿有遗漏。——俄文版编者注

② 格·瓦·普列汉诺夫。——编者注

1895 年

5

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

(11 月初)

您大概骂我信回得迟了。不过我有些正当理由。

让我依次来谈吧。我先是到维尔诺去了。就文集⁹的事情同大家交换了意见。大多数人都认为必须出版这个文集并答应给予支持和提供材料。但是他们一般都心存疑虑（我想起了您说的关于 пал.^② 各省的话）：他们说，这是不是符合宣传鼓动的策略和经济斗争的策略，还得看一看。我再三强调，这取决于我们。

后来，是我到莫斯科去了。谁也没有找到，因为“生活的教师”^③杳无音信。他安然无恙吗？如果您知道他的消息并且有他的地址，请写信给他，让他把地址寄给我们，不然我们在那里不可能找到关系。那里曾发生过巨大暴行¹⁰，看来还有人留下来，工作也没有停止。我们从那儿得到了一些描写几次罢工的材料。如果

用我们过去用的密匙。⁸

② “пал.” 这个缩写词的词义无法确定。——俄文版编者注

叶·伊·斯庞季。——编者注

您没有收到，请来信告知，我们寄给您。

再后来，我到奥列霍沃-祖耶沃去了。这些地方非常独特，在中部工业区常常可以见到这样的地方：纯粹的工业城市，几万居民专靠工厂为生。工厂的管理机构就是唯一的行政机关。工厂的办事处“管理”着城市。居民分为工人和资产者，界限分明。因而工人都具有很大的对立情绪，但是经过不久前的大暴行，那里剩下的人是这么少，而且又被注意，以致联系都很困难。不过，我们还是能够设法把书刊送到那里。

还有，迟延的原因是地方工作不顺利。这也是寄去材料很少的原因。

我不喜欢苏黎世的地址。您是否能弄到别的地址（不要瑞士的而要德国的）？这样要好得多和安全得多。

还有，给我们回信的时候——寄工艺学的书，地址是：彼得堡亚历山德罗夫铸铁厂化学实验室卢钦斯基先生，——如果能装得下，请再附寄另外的材料：日内瓦出版的小册子以及《前进报》¹¹的值得注意的剪报等。请把文集的事情写得详细些：已经有了哪些材料，预计还有哪些材料，什么时候出版第 1 辑，第 2 辑还缺少什么。款子，我们大概就可以寄去，不过要晚一些。请尽速答复，让我们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用。

请把个人的接头地点转告波兰人。希望快点，因为我们需要运输。地址：还是那个城市，工艺学院大学生米哈伊尔·列昂季耶维奇·扎克拉德内，问交伊万诺夫。——出版他的《……历史》俄译本的经费已经答应了。

此外，还有一个请求：我们极需油墨，什么样的油墨，您问一下默格利就可以知道，他那里有。能不能弄到一点？有没有机会？

这件事请考虑一下或者委托您的“实践家们”考虑一下。顺便提一下，您请求直接去找他们联系，那么请您告诉我：（1）他们知不知道我们的方法和密匙；（2）他们知不知道这些信是谁寄的。

现在寄去（1）关于驱逐反仪式派的信徒的报道¹²；（2）关于南方农业工人情况的介绍；（3）托伦顿工厂纪事——目前只寄去开头部分，约为全文的 $\frac{1}{4}$ 。

必须用中国墨写。如能加一小块结晶的重铬酸钾（ $K_2Cr_2O_7$ ），当然更好，那样就洗不掉了。请用薄一点的纸。握手！

向同志问候！

您的……

从彼得堡发往苏黎世

载于 1923 年《俄共中央列宁研究院
公报》第 1 号（非全文）

全文载于 1924 年《列宁文集》俄文
第 1 版第 1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8—10 页

6

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

（11 月中旬）

我们收到了布雷斯劳的报告¹³。花了好大的力气才把它拆开，而且很多都撕坏了（信因为用的是好纸，还完整）。显然，您还没有收到第二封信。必须用很稀的浆糊，一杯水顶多用一茶匙淀

粉（而且要马铃薯粉，不要小麦粉，小麦粉太粘了）。只有封面纸和彩色纸才需要普通的（好的）浆糊，而即使用最稀的浆糊，经过压力机一压，纸也会粘得很牢。总之这种方法是可用的，应当采用。

现在寄去托伦顿的最后一部分。我们这里还有下列一些罢工材料：（1）托伦顿的，（2）拉费尔姆的，（3）关于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克的罢工，（4）关于雅罗斯拉夫尔的罢工（是工人的来信，很有意思），以及彼得堡机器制鞋厂的罢工。¹⁴ 我没有把这些材料寄出去，因为没有时间转抄而且未必能赶上文集第 1 辑的出版。——我们同民意党人的印刷厂¹⁵ 建立了联系，这个印刷厂已经出版了 3 种东西（不是我们的），现在正在给我们印一种 。我们准备出版报纸¹⁶，这也需要材料。这件事大概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才能最后明确。如果您认为材料赶得上第 1 期的出版，请立即告知。

您的 伊林

我们的包裹容易拆开吗？应共同改进方法。

从彼得堡发往苏黎世

载于 1923 年《俄共中央列宁研究院
公报》第 1 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10—11 页

请寄给我们一些编印工人小册子的材料，如果有的话。他们很愿意印。

1897 年

7

致帕·波·阿克雪里罗得

(8月16日)

亲爱的帕维尔·波里索维奇：我高兴极了，终于收到了您的信（是昨天，8月15日收到的）和您与格·瓦·的消息。您和他对我的习作¹⁷（为工人写的）所下的评语，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最大的希望和幻想得最多的就是能够为工人写作。但是从这个地方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非常困难，不过在我看来，并不是不可能的。维·伊万·身体好吗？

方法我知道只有一个，——就是我写这封信的方法¹⁸。问题在于能不能找到一个抄写员，他要负担很重的工作。您大概认为这是无法办到的，这个方法是根本不适当的。我不知道有别的方法……这多么遗憾，但是我绝不失望，因为即使现在办不到，将来总会办到的。目前即使您有时用和您的“老朋友”¹⁹通信的方法来写信也是可以的。这样我们就不会失掉联系，这是最主要的。

关于我的情况，他们当然已经给您谈过很多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我单独一个人住在这里。身体十分好，有时给杂

志²⁰ 写点东西，有时写自己的长篇著作²¹。

紧握您的手。向维·伊万·和格·瓦·致衷心的敬意。我已经一个多月没有见到赖钦了。我希望不久到米努辛斯克去看看他。

您的 弗·乌·

8 月 16 日

从舒申斯克村发往苏黎世

载于 1924 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 1 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12—13 页

1898 年

8

致谢 · 米 · 阿尔卡诺夫

1898 年 5 月 10 日

谢苗 · 米赫耶维奇阁下：

已同您要委托办事的人商谈，现依照以前的诺言立即将商谈结果通知您。不出我所料，此人也同样地拒绝了这项委托，因此您只好另找他人了。

愿为您效劳的

弗拉基米尔 · 乌里扬诺夫

附言：您来舒申斯克村时，如有便能来我家作客，我将十分高兴。

从舒申斯克村发往叶尔马科夫斯克村

载于 1929 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 1 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
第 46 卷第 14 页

9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

1898 年 9 月 2 日

昨天收到您 8 月 11 日的一封附有书单的信和印刷品——《文库》²²。“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家”的文章非常有意思，而且写得很好。显然，作者掌握着幸运地落到他手里的极丰富的材料。一般说来，他是一个政论方面几乎高于纯粹经济方面的优秀作家。总的来看，《文库》是一本很有意思的杂志 明年我一定订一份。另外我还想订一种英文期刊：杂志或报纸（周报）；您能否告诉我选哪一种。我根本不知道哪一种英文刊物最有意思，而在俄国又可以订到。

关于司徒卢威的文章²³，我们对它的评价是不一致的，当然，应当说单凭一篇文章是无法确切地评论作者的观点的。例如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 正是他给自己规定了“总的分类任务（单是一个标题就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您却认为“绝没有规定”……至于说“要使我们的手工业摆脱所谓人民生产”，这一点我当然是无条件地完全同意的，而且我认为这个任务还摆在我们的“学生们”²⁴面前没有解决。在司徒卢威的文章中我看到了解决这一任务的提纲。

您在《俄国财富》杂志 最近两期 上注意到恩·格·反对《唯物主义和辩证逻辑》的文章没有？从反面看这些文章是很有趣的。

我应当承认，对于作者所提出的问题我是外行，但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为什么《唯物主义史论丛》的作者²⁵过去不在俄国书刊中反对新康德主义，现在也不坚决反对它，却容许司徒卢威、布尔加柯夫去争论这种哲学的枝节问题²⁶，似乎这种哲学已成为俄国学生们的观点的一部分了。这类哲学文章肯定不单是在我们的杂志上可以登载，而且书籍也可以通行无阻。他同伯恩施坦和康拉德·施米特的辩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但是非常遗憾，我无论怎样也弄不到《新时代》杂志。²⁷如果您在这方面能帮我的忙，当万分感激。当然，只要把这个报纸借用一个短时期就足够了。您有没有载有（几年前）同一位作者写的一篇关于黑格尔的文章（大概是黑格尔逝世三十周年之类的文章）²⁸的那一期《新时代》杂志？虽然彼得堡方面答应寄《新时代》杂志来，但是我和此地的同志没有一个人收到！让这些空口许愿的人都见鬼去吧！

《俄国财富》杂志 7 月止拉特涅尔的一篇关于《资本论》的文章也很有趣。这类中庸的爱好者最使我气愤，他们不敢直接反对自己所不喜欢的理论，支支吾吾，提出“修正”，回避主要论点（如阶级斗争学说），而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绕来绕去。

《新时代》杂志上另一位作者的关于俄国社会流派的文章看来也是极有趣的²⁹，您提起这些文章，把我的欲望完全刺激起来了。

“看着眼馋，可是……”假使我是正确地了解您的话，那么这位作者现在发表的是他在别的地方已经谈过的思想（关于俄国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孤立的危险）。我以为，“与社会隔绝”决不一定就是这种‘孤立’^①，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社会，学生们既同民粹派及其所有

决不允许有这种“孤立”，我认为作者在这方面完全正确，万分正确，特别是在反对狭隘的“经济主义”拥护者方面。